

## 有院士称号的专家也是学术界普通一员

光明日报社 齐 芳

曾在 2011 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，日前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这一消息再度引发媒体和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关注：美国科学技术整体水平比中国先进，能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，为何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？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有院士称号的专家也是学术界普通的一员。

###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没有必然关联

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，表示，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，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，没有必然的关联。例如在中国有许多被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，也不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。

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宁博伦在 2011 年曾陪同美国科学院院长访华。事后，他记录了一些与美国科学院院长的直接对话，“美国的诺奖得主有几位不是 NAS（美国科学院）院士，没有当选的原因是无人推荐或人们

### 有院士称号的专家 也是学术界普通一员

本报记者 齐 芳

曾在 2011 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，日前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这一消息再度引发媒体和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关注：美国科学技术整体水平比中国先进，能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，为何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？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有院士称号的专家也是学术界普通的一员。

中国科学院有 6 个学部，每个学部每次增选只有 10 个左右的名额，能进入正式候选人的都是各领域的佼佼者，“谁上谁不上都是正常的”。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今年 1 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：“中青年科学家要正确看待院士增选，选不上也不是否定你的学术水平。”

“去利益化”“去异化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

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没有必然关联

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，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，没有必然的关联。例如在中国有许多被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，也不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。

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宁博伦在 2011 年曾陪同美国科学院院长访华。事后，他记录了一些与美国科学院院长的直接对话，“美国的诺奖得主有几位不是 NAS（美国科学院）院士，没有当选的原因是无人推荐或人们认为他们获得诺奖是比较幸运的”。

也有分析认为，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，外籍院士评选除了学术水平外，很重要的点是评选国科学家对其情况是否了解。他是否对评选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在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中，有些是本国的院士，有些在本国也不是院士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实在无需太过敏感。”

选不上院士不代表否定学术水平

美国科学院一般每年增选一次，增选院士 80 人左右；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，每次增选院士不超过 60 人——从数量上看，在中国当选院士比在美国当选院士要困难得多。

美国科学院根据得票推选院士；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必须获得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，所以往往难以满额，有一次甚至只选出了 29 个人——在制度设计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似乎更加严格。

这样看来，院士的当选与落选，本是一桩平常事，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成为焦点话题？

教育学专家熊丙西日前撰文认为，成为院士者“从其在学术研究中处于最高级，是各类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类评审的牵头人”——这被认为是院士称号最大的“附加值”，为这一荣誉性称号涂抹了某种利益色彩。还有一些单位和地方，把出了几个院士，作为重要的政绩。这种对院士称号的“异化”，让这个学术称号沾染了烟火气。

许智宏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近些年在增选过程中出现过个别候选人和单位助选、打招呼、做工作的情况。尽管“凡是有做工作、打招呼的，票数都很低”，但这种行为必须予以制止。2012 年，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条例》进行了两次修订，也出台了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条例》中院士候选人行为守则。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在对院士增选过程中，院士的行为、院士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。

不少学者认为，院士制度的“去利益化”、“去异化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熊丙西在文章中说，在美国，“所谓院士，也就是会员，在申请学术课题、进行研究时，院士必须和其他学者平等竞争，简单地讲，院士就是学术荣誉而已，没有任何学术利益”。

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也再次表示，理性看待院士这一荣誉性学术称号，有院士称号的专家也是学术界普通的一员，不要过度炒作院士话题。

（本报北京 5 月 3 日电）

《光明日报》第 6 版  
2013 年 5 月 4 日

认为他们获得诺奖是比较幸运的”。

也有分析认为，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，外籍院士评选除了学术水平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评选国科学家对其情况是否了解，他是否对评选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。“在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中，有些是本国的院士，有些在本国也不是院士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实在无需太过敏感。”

### 选不上院士不代表否定学术水平

美国科学院一般每年增选一次，增选院士 80 人左右；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，每次增选院士不超过 60 人——从数量上看，在中国当院士比在美国当院士要困难得多。

美国科学院根据得票排序选出院士；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必须获得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，所以往往难以满额，有一次甚至只选出了 29 个人——在制度设计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似乎更加严苛。

中国科学院有 6 个学部，每个学部每次增选只有 10 个左右的名额，能进入正式候选人的都是各领域的佼佼者，“谁上谁没上都是正常的”。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今年 1 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：“中青年科学家要正确看待院士增选，选不上也不是否定你的学术水平。”

### “去利益化”“去异化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

这样看来，院士的当选与落选，本是一桩平常事。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成为焦点话题？

教育学者熊丙奇日前撰文认为，成为院士者“从此在学术研究中处于最高级，是各类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类评审的牵头人”——这被认为是院士称号最大的“附加值”，为这一荣誉性称号涂抹了某种利益色彩。还有一些单位和地方，把出了几个院士，作为重要的政绩。这种对院士称号的“异化”，让这个学术称号沾染了烟火气。

许智宏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近些年在增选过程中出现过个别候选人和单位助选、打招呼、做工作的情况。尽管“凡是有做工作、打招呼的，票数都很低”，但这种行为必须予以制止。2012 年，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》进行了再次修订，也出台了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候选人行为守则》。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在对院士增选过程中，院

士的行为、院士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。

不少学者认为，院士制度的“去利益化”、“去异化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熊丙奇在文章中说，“在美国，所谓院士，也就是会员，在申请学术课题、进行研究时，院士必须和其他学者平等竞争，简单地说，院士就是学术荣誉而已，没有任何学术利益”。

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也再次表示，应理性对待院士这一荣誉性学术称号，有院士称号的专家也是学术界普通的一员，不要过度炒作院士话题。



齐芳

《光明日报》科技部记者，  
曾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次，  
三等奖两次。



齐芳在中科院新闻发布会上提问